

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人

(江苏) 赵 赓

被誉为北京一景的卢沟桥，位于北平（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西南宛平县县城西门外，横跨永定河上，永定河水自北向南从桥下流过。因永定河原名“卢沟”，故称卢沟桥。在卢沟桥北约1000米处还有一座铁路桥与其遥遥相对，平汉铁路从上面通过，为平汉路与北宁路之交接点，又为平（北平）保（保定）公路必经之地。

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东面是日军扶植的冀东殷汝耕的防共伪政权和所属伪军万余人，北面的热河集结有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驻有日寇炮制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军4万人，东南面则是被日军强占去的战略要点丰台。此时的北平，惟有西南面尚为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一部分守军所控制。因此，位于北平西南广安门外30里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惟一门户和保持对外联络的惟一通

万方数据

道。一旦日寇占据卢沟桥，平汉交通则为之堵塞，北平也就进退失据，将成为一座死城。这样，作为北平的咽喉，卢沟桥势必成为中日双方必争之地。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敌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帷幕，卢沟桥从此便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英勇不屈的象征。那末，是谁奋勇当先，在卢沟桥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历史将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

金振中，字霭如，1903年生于河南固始县一个贫寒农家，成年后投军冯玉祥部队，给冯玉祥当侍卫兵，不久考入由冯玉祥创办、爱国将领张自忠任校长的西北边防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毕业后，他在冯部历任排、连、营长，曾参加五原誓师和出师潼关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金振中一直随第二十九军转战在长城内外。

金振中的上级长官——军长宋哲元、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均为坚决抗日的爱国

将领。其挚友也是其顶头上司的团长吉星文，更是一位具有满腔热血的杰出的青年爱国军人。吉星文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吉鸿昌将军的堂侄。吉星文曾亲笔把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时，以大地为纸、树枝当笔写下的那首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书赠给金振中，以和他共勉爱国抗日的激情。

三

从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7日事变之前，日军在占领通州、丰台、南口以后，又把卢沟桥和宛平作为侵占北平的战略目标，不断在宛平城东北、卢沟桥一带及平汉铁路北侧进行挑衅性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日军剑拔弩张，战事已呈一触即发之势，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认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应慎重考虑派守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部队。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由二一九团金振中的第三营防守城、桥最适合。金振中是一位出了名的爱国军官，英勇善战，有胆有识，全营官兵没有不服他的。他很注重以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部下，让全营官兵在吃饭前和睡觉前，都高呼军长宋哲元的训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全营气氛热烈，士气高昂。他所负责指挥的第三营又是一个加强营，辖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还有轻、重迫击炮各一个连，共1400余人，兵力相当于一个小团。

接到调防宛平和卢沟桥的命令后，金振中深感职责重大。师长冯治安召见他时对他：“北平的局势国内外深为关注，稍微失当，就会危及国家的前途和我军的荣誉。因此，与日军的争端要尽量推迟才好，望你善自为之。”

金振中回答：“本着师座的训示，以无事为好，但到了忍无可忍的关头，也不能怕事。若日军犯我宛平和卢沟桥，我只得抱着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还击日寇，以报举国同胞的殷切期望和维护本军的荣誉。”

冯师长沉思良久，回答说：“好吧！”

四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冒雨率领全中队在炮兵配合下绕过宛平县城，拐到铁路北面的大瓦窑一带，再次在事先未通知中方驻军的情况下，又在卢沟桥第二十九军部队驻地附近举行实战演习。

守卫卢沟桥的金振中营的士兵，横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束着沉甸甸的子弹带和两颗手榴弹，肩荷系着红色绸带的大刀，目光炯炯，警惕地注视着离他们不远的日军的一举一动。

金振中为侦察敌情，午饭后换上便服，外披蓑衣，头戴斗笠，扛着铁锹，在大瓦窑日军演习地附近的一块农田里装扮成排水的农夫，边挖沟边观察着敌阵。只见日军的步兵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演习。步兵后面的炮兵如临大敌似地在紧张地构筑工事，炮兵后面则是隆隆开过来的一辆辆战车。

凭着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的敏锐目光，金振中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便立即回营部召集营、连、排三级指挥员开紧急军事会议。

“日本人就要动手了！”金振中在进行战斗动员，“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如果有一个来犯的鬼子从我们的火网里逃走，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做下了有辱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追查责任，首先要追查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们，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如泰山呵！”他继续说：“当然，我们应该本着最高当局的对日军只应战不求战的方针，不首先开第一枪，只是在日军进入我们阵地百米内，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开火。”

金振中紧急调整兵力部署。日军既已占据丰台，兵出其后，兵力部署的突出点就是宛平县城。宛平县城在永定河东岸，处在桥东，城不大，居民也不多，只有东西两个城门。根据地形和当前的敌情，金振中把战斗

力较强的第十一连置于铁路桥和它的北面，重迫击炮连置于铁路桥西端。第十二连附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轻迫击炮排置于城南。第九连置于城内。另两个重机枪排集结在城内东北角。第十连作为预备队在石桥以西待命。另两个轻迫击炮排暂置于东门内，以策应左右部队，并令那两个轻迫击炮排用沙袋将东门完全堵死，全城军民只从西门出入。

金振中指着地图，一个连一个连地询问战斗准备情况以及应急措施。散会后，他又亲自到第十一连跟连长和几位排长一道研究守桥的具体部署：一排长高志儒率部防守铁路桥东北前沿阵地回龙庙；二排长李文成率部镇守铁路桥咽喉；三排长李毅岑率部沿阵地作预备队待命。部署完毕，金振中站在烟雨蒙胧的铁路桥上特别提醒担负守卫铁路桥任务的排长李文成：铁路桥与石桥（卢沟桥）同等重要，而铁路桥头是一片空地，没有拱卫的物体，兵力容易暴露，且一旦日军进攻，兵力无法展开，只能死守。

李文成接受布防命令后，深感责任重大，顾不得吃晚饭，立即召集各班长研究部署火力，带领战士们挖战壕、筑工事。

五

1937年7月7日，侵占了丰台的日军第八中队，仍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庙和大瓦窑一带演习。

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回龙庙、大瓦窑成三角形，各距三里。而其中回龙庙虽是弹丸之地，但战略地位却很重要，中国常年有驻军在这里守卫。驻军的任务主要是与宛平驻军互为犄角，从南北两方护卫平汉铁路桥，日军一旦进攻铁路桥，就会受到两翼驻军的夹击。

旅长何基沣在头天晚上接到金振中关于日军异常情况的汇报时，当即就命令第二一九团必须密切注意、监视日军行动。

7月7日，暮色降临，雨声淅沥，在大瓦窑演习的日军不但迟迟不撤，还在加强构筑工事。为防万一，宛平县警察局在天黑后便

把西门关闭，不许出入。

何基沣旅长也觉察到日军当日的演习极为诡异，情况很严重，便一方面电告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请他马上返平，另一方面命令第二一九团全体官兵：“如遇日军挑衅，一定坚决回击！”

7月7日夜10时40分许，宛平城内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方向日军演习场地响起十几声枪响。枪声在夜空中很刺耳，像钢锯在划玻璃。接着，便是日军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

少顷，金振中接到守城军官报告，据日军称：一名新兵在“演习”时被我城内驻军捉去，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搜查。金振中立即联想到九一八事变，预感到日寇要故伎重演，便断然地回答：“日方士兵被抓纯属捏造，进城搜查绝对不能允许！”

金振中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副团长苏桂卿（团长吉星文于1936年调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训一年，6月底结业返防，正在归途之中——笔者）和旅长何基沣。何旅长当即斩钉截铁地命令第二一九团并第三营：（一）绝不容许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当夜11时刚过，金振中接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打来电话，许处长讲：“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现在他们强烈要求进城搜查。”

金振中在电话上告诉许处长：“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事前未征得我方同意就到我卢沟桥警戒区内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与我方毫无关系。”金振中特别提醒许处长：“千万莫要听信日方谎言，日军的企图是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士兵为我所捉，以此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

诚如金振中所言，日方所说的那个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个传令兵，因小解掉了队，20分钟后便归队了，日军军官明知如此，却借题发挥，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就在金振中跟许处长通电话期间，有三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鬼头鬼脑地顺着卢沟桥桥头附近高粱地悄悄逼近桥头，企图作夜袭侦察。李文成排的班长李延辉跟巡逻哨兵左庚午、张得法等发现日军后，大声喝问并迅即冲入高粱地抓捕，偷袭的鬼子见势不妙，赶紧狼狈逃窜。正在桥头查岗的李文成详细了解情况后，预料到鬼子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便立即命令全排战士全部进入自己的战位，并用电话将情况迅速报告连、营长官。

金振中刚刚放下电话，日军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激烈的枪炮声响了起来，日军炮弹飞越宛平城墙，将我守军的营指挥所炸塌，正在值勤的士兵二人被炸死、五人被炸伤。各防守阵地纷纷来电话向营部报告：“日军正向我方扑来。”

此时，副团长苏桂卿驻长辛店团部，旅长何基沣驻西苑旅部，营部与团部、旅部专用电话线被日军破坏殆尽，金振中无法向上级请示，便果断地下达了作战的命令，且冒着炮火登上城墙观察敌情，指挥部队还击敌人。

当然，金振中营长此时绝不会想到，由他直接下命令还击日寇侵犯的枪声，竟是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八年抗战的开始。

还击的枪声响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向侵略者射去。

日军在金振中第三营官兵勇猛反击下伤亡惨重，始终未能接近城墙，只好龟缩在原地待援。

六

时间到了8日凌晨两点，金振中接到冀察绥署的电话，内容是中日双方已达成两点协议：一、停止射击，阵前死伤官兵各自运回；二、绥署和日方各自派若干人于5点钟分乘汽车前往日本北平特务机关交涉有关事宜，要金振中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加交涉。

金振中离开指挥所时，特意给部下下了一道命令：“日军在哪里进攻，就在哪里将它消灭！”

日方参加交涉的人员有日军顾问樱井德太郎，特务机关长松井，辅佐官寺平、中岛、笠井，秘书广赖，翻译爱泽等。中方参加交涉的人员有冀察外交方面的负责人魏宗翰、孙润宇，参议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孙永业，河北省第四行政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宛平驻军营长金振中等。在交涉中，松井虽已承认“失踪的士兵”已经归队，但仍蛮横无理地要求我守城部队退出城10里，以便日军进城“调查失踪原委”。并且一再恫吓中方人员，若10分钟内还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将立即爆发，宛平将化为灰烬，还要中方赔偿一切损失。

日方的威胁、恫吓，在中国爱国官员王冷斋和爱国军人金振中面前没有任何效力，他们正气凛然地跟日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义正词严地驳回侵略者的无理要求。金振中告诉王冷斋，日寇这是在借谈判以争取时间增补部队，准备更大的反扑。请王冷斋县长让县府秘书将其有关的命令快速地送到营指挥所。

果然不出金振中所料，5时30分，双方还在谈判之际，金振中便接到报告：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主力部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分乘八辆大卡车气势汹汹地向我宛平城开来。

金振中向日方代表提出强烈抗议后，便拂袖退场，气昂昂地回指挥所指挥击敌。在距宛平城不远的沙岗村，金振中发现日军已经布防完毕，部队已展开了战斗队形全部散在各个点上，士兵卧倒作射击准备，步兵炮则对准回龙庙。见此情形，金振中心急如焚，大步流星地疾趋营前沿指挥所。一跨进指挥所，他便命令预备队第十连沈忠明排火速赶至铁路东桥头和回龙庙阵地，协助第十一连李文成、高志儒排守卫桥头和回龙庙。

守卫铁路桥的排长李文成，在日军进攻宛平城时就率全排33名士兵全部进入桥头的堑壕，处于高度警惕状态。待增援的沈忠明排进入阵地后李排便退入掩体稍事休息。

在天大亮后，东警戒线方向出现大队日

军。沈排长跳出堑壕，站在掩体前伸出右手制止日军进入戒区。日军官蛮横地声言要搜寻失踪士兵。双方持枪扛膀、怒目相视。沈排长威武而严肃地答道：“此处是我军事戒区，外国军队未经我军允许不得进入。”沈排长话音刚落，日军军官竟拔出手枪向沈排长射击。顷刻，沈排长胸口便冒出一股殷红的鲜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80余名战斗员见沈排长倒在血泊中，个个怒目圆睁。“打！”随着营长金振中在电话上下达还击命令，早已做好准备的战士们手中的长枪、短枪、机关枪、手榴弹一起向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喷射出了愤怒的火焰，疯狂进攻的日军士兵纷纷中弹倒地。

日军不断增兵，已有500余名。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像狼群一样冲入我守军阵地。我守军在李文成排长指挥下，抡起大刀冲入敌群向鬼子砍杀。半个小时后，守军80余名士兵终因寡不敌众，绝大部分战死在桥头阵地，铁路桥东桥头阵地和回龙庙落入敌手，但日军也损兵百余名。

8日7时30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动的命令。下午1时，日军驻扎丰台的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大佐从北平赶到宛平城东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日军投入兵力2000余人，中方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金振中营原有1400人，但在铁路桥等处战斗中已有百余人伤亡，能直接投入战斗的仅剩1200余名。

日军大队长一木青直，指挥其炮兵向宛平城猛轰一阵之后，用九辆坦克配合步兵压向宛平城，妄图一举克城。我守军在金振中指挥下，以步枪和手榴弹等轻武器硬是把强攻的日军打退。日军反复冲击皆受挫而退。

就在金振中率第三营官兵跟日寇在宛平



1937年“七七事变”时守卫卢沟桥的金振中营的士兵

城下鏖战时，旅长何基沔也亲率驻西苑的旅直属队一部开往八宝山、大井村一带主动出击，以策应宛平城与卢沟桥保卫战。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日军毫无进展。日军虽还在战斗力上占优势，但士气已堕，便于当晚9时停止进攻。

七

8日下午3时许，金振中接到师长冯治安电话。冯师长说：“卢沟桥战事，已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问金振中：“你现在决心怎样？”

金振中挺直腰杆，气吞山河般答道：“三营官兵，誓与城、桥共存亡，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好！”冯师长说，“今晚有人去宛平跟你联系。”

这一天，所有上级对金振中营长的命令都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军部转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给二十九军发来的电报也是：“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8日夜8点，保安第四团第二营曹营长带领四个连长潜入宛平城向金振中营长报到，说是奉冯师长之命率全营官兵前来增援。曹营长将所带700余人交金营长指挥。

金振中当即跟曹营长等人研究夜袭敌军、夺回失去阵地的计划。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组织突击队(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组成)夜袭铁路桥，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定将铁路桥、回龙庙夺回。

9日凌晨2时，细雨霏霏，黑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金振中亲率突击队秘密出城。突击队员每人臂上扎着一条白毛巾，以作标记。突击队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悄悄接近东桥头，两面包抄，出敌不意地冲入敌阵。顿时，日军阵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官兵们挥舞着闪着寒光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喊杀声惊天动地传出数里之遥。一时间，只见阵地上血肉横飞，人头翻滚，日军被砍得东奔西窜，鬼哭狼嚎……

此役仅用一个小时，日军一个中队几乎被我全歼，突击队也伤亡200余人，铁路桥和回龙庙终为我所收复。

打扫战场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一个隐匿在日兵尸体下面的鬼子小队长向金营长投去一颗手榴弹，金营长的腿被炸断，倒在血泊中。紧接着，这个鬼子小队长又向金营长开了一枪，子弹击中金营长的头部，由左耳旁钻进，从右腮穿出。金营长的随从护兵怒吼着挥着大刀将这个鬼子小队长砍成肉酱。金营长被抬到包扎所，立即被护送到长辛店车站转送至保定医院救治。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金营长总算活过来了，但被截去了右腿。

八

在金振中营长住院疗伤期间，全国各阶层人士纷纷派代表前来慰问。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派代表携带慰问品前往慰问，并赠送“抗日先锋”银盾一枚，这使他感动不已。

金振中伤愈后，立即重返抗日前线，靠留有残疾的另一条腿支撑，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其时，他已升任副旅长兼团长，指挥所部在汉口东大街一带与日寇鏖战3个月。武汉失守后，于1940年参加对日的鄂北会战。此后，他又在许多地方参加过对日作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当年的师长冯治安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三绥靖区司令，而当年的旅长何基沔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金振中本人则在军部任一附员，不再指挥部队。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金振中跟随张克侠、何基沔于11月8日在徐州东边贾汪地区起义，随起义部队开到山东解放区，投身到人民革命行列。不久，金振中复员回河南老家，生活上受到人民政府优待。

1984年底，金振中患重病被送进医院救治，1985年3月1日逝世。

遵照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他的子孙将他的骨灰撒到了卢沟桥畔。

(责编 郑智)